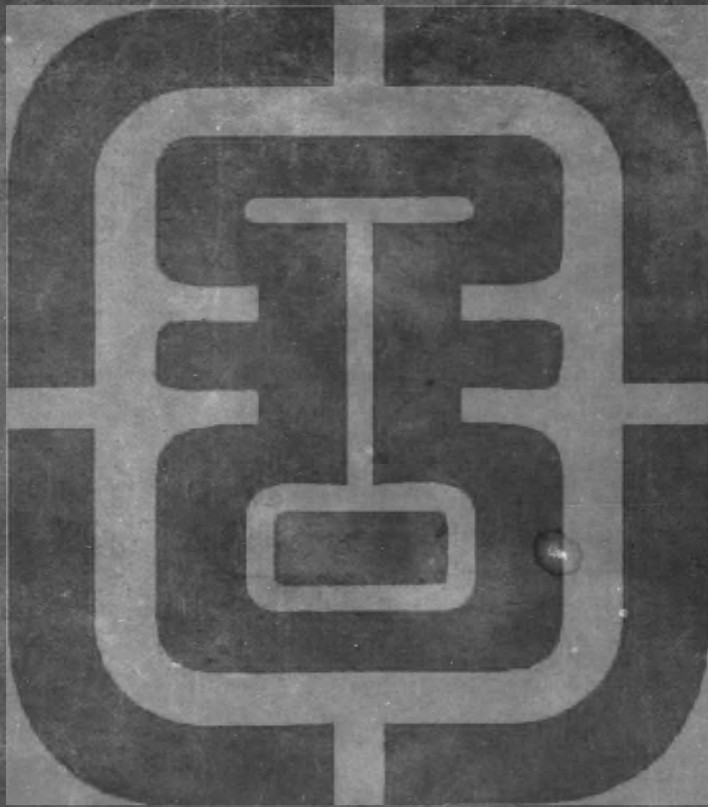


孟有涯

尊



孟有涯集卷之十五

信陽孟洋著

雜文

序十三首

送僉憲王翠墩序

有道之士審時而達生故明去就辨重輕行
得而壽命無窮焉惑之者不然俛乎其所之
也闇乎其莫知所止也故鮮弗敗遺生以徇
利忘身以要名則益悖矣孔子將適晉及河

而止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遂
輟弗往夫孔子轍跡徧諸侯之國何固晉之
往也是豈不欲道之行哉時不可也時不可
故孔子不以聖驚也昔者子華子謂韓侯曰
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曰左手攬之則右
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
天下君攬之乎韓侯曰寡人不攬也由是觀
之天下雖大也不以易吾臂而况于生乎是
皆洞世務之幾而達乎性命之正也詩云旣

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而翠塚王子有
之王子者潤之丹徒人也少爲郡諸生諸生
者莫之或先乃弘治壬子舉鄉試以例授江
西餘干訓導訓導凡幾年士業其學人嘉其
績御史舉才行卓異江西一人焉已乃陞國
子助教乃又陞監察御史始督馬政即善馬
政巡按貴州也振風紀清疆場凜凜乎良御
史矣旣仆復起動能厥官乃正德丙子冬僉
憲湖廣至之日即計歸王子之友惲子曰惟

蓄必發子之蓄厚矣弗發誰則知之即子弗
爲人知柰自負何王子曰諾乃巡治衡永彬
道時彬桂方有戎事也王子乃即事戎事攻
擊輸餉悉身踐之凡七月而告捷焉人謂王
子是可以無歸矣王子曰不然甚哉時不我
遇久矣吾固規以往也彼固矩應也其何能
同忠不必察勞不必錄弗已悔將及焉且吾
疾不可以視事視事則形勞形勞則神傷神
傷則血氣鬱滯愈無日矣吾不以吾名奪吾
之生弗利以累吾之形吾歸矣吾歸矣乃遂
戒舟需發諸寮友君子並集送之無涯子曰
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語云君子不
以其養而害所養王子備矣

彭山倡和詩序

彬桂之役憲副守巖汪子事事于澧九年九
月侍御涔涯李子謂汪曰守巖公良苦記曰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請以此遊汪子曰諾
乃遂遊城南之彭山澧之奇也守巖爲賓太

守直菴劉君佐之涪涯爲主是日也秋氣森
肅峯日半隱卉木榮落交互愴乎宋玉之所
爲悲也汪子乃作曰昔人云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由來賢哲登此多矣皆湮滅無聞吾與
子柰何乃倡爲四韻歌之劉李咸和焉且吟
且觴日晡而旋戒荒佚也已而綴文之士居
于斯宦于斯往來于斯聞之者慕之又從而
和之彬彬乎成集矣余間覽之嘆曰地以人
勝也人以言久也湘湖之間豈一彭山已乎
不聞有所賞詠何也登高爲俗久矣如龍山
云云者胡不多見耶君子于是乎知汪子之
爲賢也卓乎其行也洋洋乎其膺懷也李子
之豪也豁乎無滯礙也劉子之隱而不辟也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必至人皆
鄉往之矣嗟乎是集也豈非所謂與此山並
傳者耶

送鍾石先生圖詩序

皇上正位更治登崇宿德在外惟藩臬長是

重是簡是故遠不爲薄也越不爲踰也其將
命也人皆企之獲也人皆榮之嗚呼匪賢其
難哉榮也者衆望之歸也苟弗溢厥望亦墮
厥榮故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貴溪江公以山
東按察使陞廣東左布政使人皆榮之問其
地弗以爲遠也語其階弗以爲踰也察其賢
于是官也無弗以爲宜也人榮之公弗以爲
加也豈不賢哉信夫衆所歸望也行矣察友
餞焉咸美而歌之俞伯子爲之圖孟洋氏曰

惟歌惟圖厥惟豔矣請爲質辭夫子之司也
豈不以養民乎分歛則賦財用出矣損益喜
尚風俗應矣蠻夷通筐合遠人矣山林奸寇
兵革興矣夫節用裕國非以病民也獨立起
敝非以從靡也昭化附遠非以黷貨也去惡
寧善非以逞威也且南越之地與中國殊地
殊則異制異制則選規故曰脩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則養民之謂也 皇
上簡賢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敢以附諸

圖歌之後

送郡丞李公赴懷慶序

人之量有廣狹而才有宜有不宜故大受者
量廣周于用者才充今之從仕者遭時處利
氣揚而意得凡所謀爲動與機會因以竊時
譽而冒顯功乃樸于人曰是吾善也是吾能
也退而自喜亦曰我賢于人遠矣稍有頓抑
即志折氣下悔鬱弗堪曰我何以有是不怨
天即尤人矣官卑則羞事劇則厭以爲吾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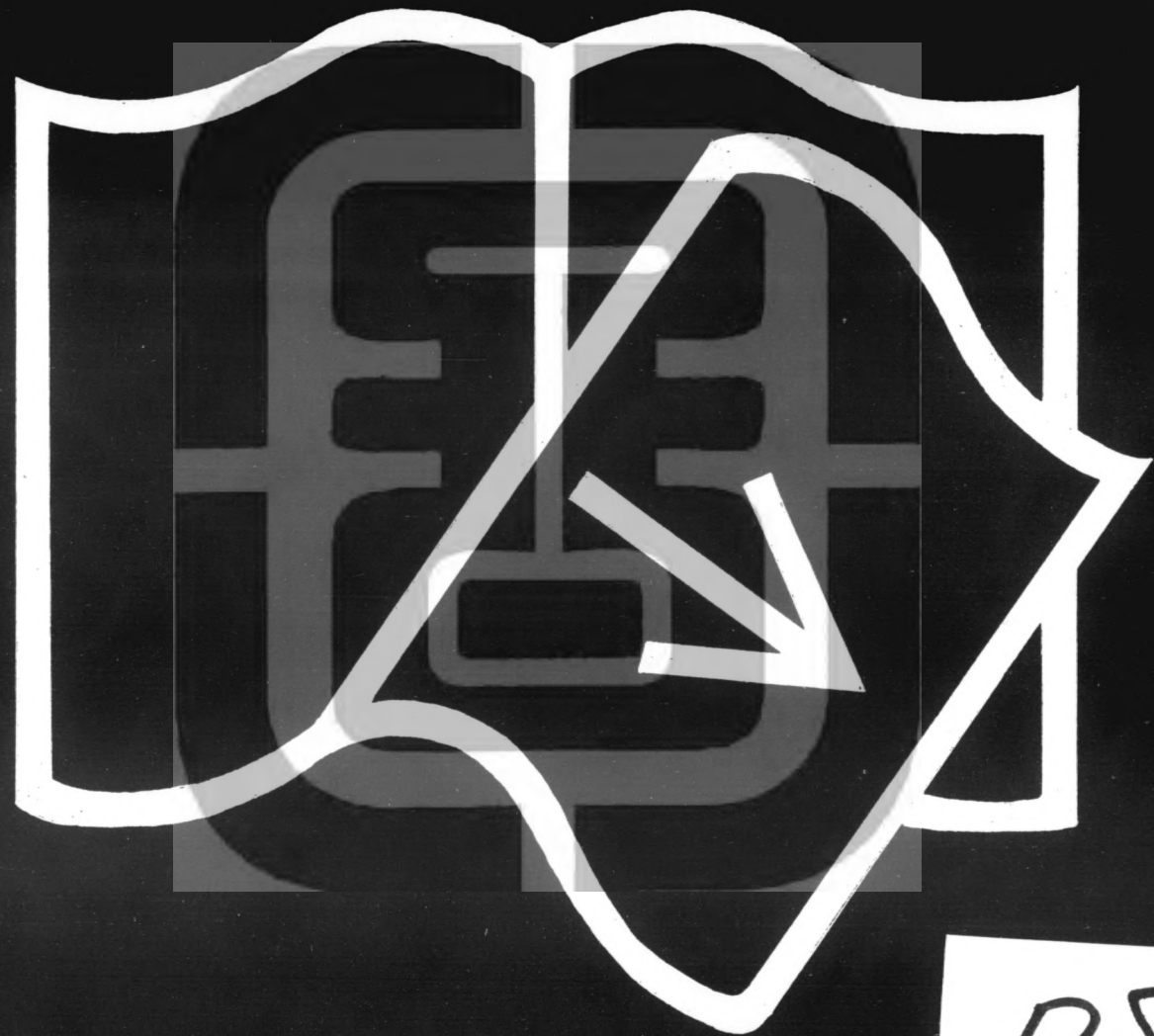
屑此哉卽有事事則又牽拘昏鈍顧此失彼
終日不能辨一獄累月不能集一事嗚呼是
豈獨量不足亦其才使然也若人也以受大
任以致衆功吾弗敢望也已靜菴先生李公
起家乙丑進士歷兩郡推官以明允稱由推
官召爲戶部主事 先皇帝末年遼東之乏
餉也邊務方殷將士告急司徒擇屬吏才者
請往理之于是李公遷戶部郎中受 命以
往至之日卽求蠹財所由悉剗去又爲之籌

畫居數月邊儲賴以裕嚮所網利侵剝皆豪
貴徒含憤流謗爲中傷計以故李公竟蒙毀
出爲信陽守信陽人聞公來莫不曰此部使
豈屑郡吏爲哉彼且不思豪貴謂小民何旣
公之至也即又廉民所利苦振華之節費省
役舉困而發寃事上以敬禮士以恭事無巨
細咸綜理而躬視之口不稱折身不謝勞歲
餘而治理著郡人又莫不頌之君子曰廓乎
公之爲量也顧得失所能溷哉小人曰大矣

哉公之才也不者愛我何周焉詩曰寬兮綽
兮又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其公之謂與今
年李公擢懷慶丞郡人惜其去然莫能留也
諸文學輩責洋贈言洋曰嗚呼若公之量何
所弗承公之才也何所弗濟是行也豈足爲
公願哉

贈許子廷章考績序

靈寶許廷章氏父先太宰襄毅公襄毅公得
任其子于是廷章爲太學生嘉靖乙酉授南



原件短缺

P8

京前府都事至是滿三載例考績上吏部行
之日廷章雅所往來謁余言以贈嗚呼余何
言哉余于廷章惟嘆夫任天下之材者未究
其用也無乃有遺材乎何以言之今之官人
以途不以器夫以途則擇未精不以器則任
未當執斯二者何以究天下之材焉徒見今
之仕者之子弟未必皆賢其居職也未必皆
能遂病夫任子之途不科目也其官之也以
責則輕以事則簡何也謂其弗能也誠如是

詔屢下而意彌切務俾海內賢材各究其用
以利天下嗚呼盛哉廷章之行也適際其會
必有知廷章者矣其將有大受乎

愚逸翁壽序

余與建康顧華玉氏友華玉父 封吏部主
事愚逸先生含德弗耀訓于家以式于鄉閭
人皆尊之初顧子爲山西按察使也曰親老
矣猶能遠乎請已官歸養 天子嘉其孝許
之嘉靖壬午先生耄余旣仰先生之德休而

六五有禮集卷十五
九
慕顧子之能樂其親也。逖弗獲稱壽通其辭而已。今年己丑，余官于茲。七月十有一日，會先生初度，則甚喜，備物執幣，走謁顧氏之堂。先生盛服，迓賓璘瓌，從而后。瓌叔氏子英玉也。以河南按察司副使歸。于是布筵陳樂，服姓咸侍。余執爵再拜祝曰：先生迪康處樂，服命在躬。黃耆期頤，壽且無疆。洋不敏，敢以不腆之質爲先生壽。先生辭且謝曰：某承先人之緒業，溫飽是賴。自天錫命，章服有榮。懼弗

堪也。有子若而人，實某之幸。孫皆且子矣。意乃寡憂乎何樂之有。今吾子辱以嘉貺，某也敢不拜嘉。畢禮乃復。璘率孫暨曾孫跪曰：璘不肖，弗克奉若大人之志，以光于前列。唯是朝夕菽水之不共，弗遑暇逸。今茲佳辰，賓友懽集，敢奉卮酒爲大人壽。先生曰：璘女盍念諸君父，同體事之如一。女顓乃養而忘事君如之何藉。君之寵厚其身，以及其親，而不知所爲報，可謂忠乎禮稱大孝，養不與焉。故

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念之哉璘稽首曰璘有
罪請嘗圖之璦率諸姪若孫酌而進曰璦久
于外弗逮祇承伯父之訓唯伯父不忘慈愛
尚飲此酒先生曰璦乎而能弘吾宗矣不負
而學矣某聞之君子進不棄業退不易志畜
利居貞惟義之安是故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爾時勉之璦曰諾余揖而退將出門私于顧
子曰夫子云何荅曰吾奚從吾將從仕乎未
有遺親而亟君者也從吾欲乎夫子命也苟

不去厥養而即厥官其庶幾矣雖然有命吾
何能與焉余旣乃語諸人曰顧氏于是乎知
禮家不忘其教私不忘其國公不忘其親

送顧郎中詩序

甲戌秋八月顧一朴先生有事于廣西承
廷詔也越明年正月事乃竣嚴駕將北廣西
諸藩臬君子設供張東江之上爲先生餞也
初春江水汎淥木始華煙萋萋而草遠群峰
森鬱賓主獻酬爲歡有間客有感黃鳥之音

作而進曰日聞一朴先生久矣弗可得見也
乃今聚于斯余儔與先生皆四方之人也幸
而聚首奉教音遐玩風景灘水之濱固非偶
然也今且別其如后晤何遂爲歌伐木三羞
爵而退又一人進曰先生浙之俊髦才敏而
辨行篤而果朝有顯名 天子重茲命也屬
使于先生以賢故涉此遐裔良爲先生勞也
先生夙夜匪懈惟使事之脩用光君命豈非
大賢與乃爵而歌北山之次章再爵歌皇

之次章又一人爵而進曰始先生以 詔臨茲
上小大凜凜罔不懷慄先生至行所無事惟
體要存旣察而平事乃協群心用安嗚呼乃
今四方多艱民擾而財匱苟內外之臣咸若
是國家可亡患已乃歌文王之三章于是先
生揖而謝曰諸君良惠我矣某不佞謬承使
者耻弗稱于事是懼若諸所誨吾豈敢又曰
今日之晤信不偶幸他日無相忘遂答歌隰
桑之末章已乃錯爵極興各賦短句以贈先

生日入見星倒疊而別先生維舟以需晨發

贈馬錦衣拙菴序

夫物有異類而相聞者出乎其類者也是故入齊魯之境亡弗知泰山之高也涉梁宋之墟亡弗知大河之險也故麟以仁聞鳳以德顯射稱于鄰者百中之夫也賈知于農者千金之子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甚哉名不可以虛召也始余遊京師聞馬公拙菴者有道之人也公錦衣

千戶侯也頌之者吾大夫士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言道相通也通斯知知斯言矣夫以彼而頌此非賢而能若是乎惜乎吾未得見也及余至桂林之明年公奉使節至晤語終日退乃嘆曰賢哉馬公誠有如頌之者夫錦衣多豪傑之族其習侈車馬尚服食競意氣附豪貴也而公若是哉威儀抑抑何其恭也言不及私何介也蒞事憂惕又何慎也虛以受物亦何謙也恭則啓敬介則服衆

慎則事成謙則德廣備此四者何往弗利也
斯亦不出類矣乎無異乎人之頌之也且余
聞之深畜者用周脩行者名顯名顯則位崇
矣用周則業大矣夫涉經獵史懷畧明術飭
身畏義畜非弗深行非弗脩也然而業不顯
于四方位不隆于群輩吾弗知其宜詩曰武
夫洸洸經營四方非公而誰也公茲行也厭
飫乎群心砥礪乎貞節僉曰賢哉善若使矣
所爲公深慶固不但于是

靖江春餞序

惟甲戌冬一松周子來自莆至于靖江乃朝
覲方伯公于左轄拜手稽首訟曰欽不肖弗
克旦夕承顏若志七年心惕慄弗遑坐處茲
乃奔走圖侍大人之側其勿道不肖之辜公
乃勞曰欽小子遐哉其勤矣乎周子夙夜篤
任子職左右勿怠或曰孝矣周子周子暇日
洎賓友出遊歷于名山勝川喟然嘆曰美哉
茲土厥山惟巖厥水惟湘可以居可以遊吾

情乎有間言于方伯公曰不肖弗克惠彝訓
用休于前烈祖玄尚幽作癖欽聞靖江王
賢好善樂士招來賓客矧茲風土勝嘉欽不
肖欲吏隱于王官敢請其可公曰汝固樂是
乎對曰昔人有言位崇則怨集名稱則毀來
惟顯惟名惟身之刑吾不惟吾身惟從吾之
所願又何不樂公曰欽可以免矣吾若汝志
越乙亥正月周子乃辟靖江王官周子夙
夜恭勤于王王乃懌咸曰賢矣周子王

從容謂群臣曰古昔典籍邦之寶也茲弗輯
何貽我邦國之鑒圖惟咸新疇若予使僉曰
錄乎藝哉周子乃承王王之命旁求典籍于
四方惟暮春之月周子戒裝維舟東江之上
衆客咸集祖于水濱周子執爵而言曰諸君
其教我乎予夙靳固弗仕茲來省吾父殉吾
性也王官清散亦吾志也顧西念吾母于莆
今將歸故鄉可以緩吾思茲遊三獲吾私願
欽何幸焉諸君其教我乎客曰語不云乎順

理而行無往不獲夫仁智理之會也仁者不
忘其親智者不忘其身順茲往矣何不獲之
有終爵而別無涯子曰方伯公仁人也故昌
厥後一松哲士也故善其身

贈傅公總憲山西序

傅公以信陽兵備副使擢山西按察使余偕
袁惟學氏王養之氏往賀焉公乃還於庭色
若弗懌曰諸公爲某喜耶曰何弗喜公曰政
脩而後民安民安而後職舉某蒞茲五月矣

孜孜焉庶務惟勤猶未即叙也如吾民何秩
且登如吾職何余曰嘻何傷乎公政在乎人
矣頃吾三人來郡青衿若黎首遮道言曰公
去我行矣奈何我城斯築功誰畢之殲厥渠
寇波誰滌之奸遠暴伏孽無萌耶奪我嚴師
吾奚從耶公弗可留其奈何嘻公政在乎人
矣何弗懌矧今仕者臬副使久而賢乃得叅
藩政叅政久而賢乃得總臬司公以臬副越
叅藩而長總非上知之而能若是乎聲聞于

上政孚於下不賢而能若是乎何弗喜公又曰省視道爲大使視副爲劇如之何能政余顧謂二子曰此公所以優於臬使也夫負才者恒自滿陟崇者恒自華自滿者功墮自華者業怠公才高而弗滿位崇而弗華嚮也惟民安之憂今也惟任大之懼憂民仁也懼事敬也吾聞仁者不恃恩以陵下能敬者不怠事以病國以仁用刑罔弗允以敬臨事罔弗濟臬使雖位尊貴重於公平何有子不見曩

者公爲給事乎直言正色舉體以昭微人皆曰古之名諫議也又不見出守姑孰乎寬明廉恕民皆德之人皆曰古之良刺史也又不見公之經略浙海乎士不告饑民不辭擾事集而邊警息人皆目之曰古封疆之臣也今之按察使也發號申令明法建議曰立言爾振綱紀勵風教曰行政爾公以優於彼者措之不啻殊途合轍也於臬使乎何有豈惟是哉由茲而內臺而列曹而卿而相亦惟曰立

言行政而已矣其道無他亦惟曰仁與敬而已矣豈惟臬使哉二子喟然起曰聞子之言審知公矣公即讓胡可得哉

訥齋序

射者操弓撫矢及其將發也引而郤鴻鵠將舉霄漢之上蹲距伏翼君子之言訥而已矣訥學者之務也默以審辯藏以括發謂射者之郤曰還謂鴻鵠之伏曰止則病矣君子之不言者四弗通不言弗順不言弗精不言弗

孚不言博斯通察斯順擇斯精踐斯孚君子有此四者雖欲無訥不可得已是故潛求周識詞之基也虚心下問辯之媒也沉思密度聲之節也藏身力行說之符也闕其一則殆二則昏何暇於言爲河以委蛇而後能遠山以陵遲而後能高言以脩默而後能善故訥學者之務也有德者詞寡多言者實微譬之若持燕石誇於荆人之市而卞和氏方且退退焉自守其璞矣今夫昏夜星宿列焉河漢

爛焉三尺之童仰而觀之無恠色春月而雷
震驚百里聞之者如聆鍾鼓之音何也其時
然也晝星冬雷盲聵知異君子道有諸已言
出惟時審幾以達變察理而循物舉近以該
遠省已而徵人已視之便便人視之嘿然故
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吾見訥者時然後
言矣未見不訥而能言者矣夫小辯害大智
巧言使信廢賜言屢中夫子嘆其不幸宰予
能言負改觀之誅謂其不能訥也仲尼之徒

惟顏曾其庶幾已而曰回也如愚又曰參也
魯如愚云者猶訥之謂也魯者鈍也夫豈二
子之無能言哉甚矣言不可以不慎出之不
可返也入之不可奪也書不云乎惟口出好
興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乎白
圭之戒訥者免夫范子名言訥齋自警也言
之友咸贈之詩無涯子作序

贈靈川掌教甘君奏績序

甘君掌靈川教事九載奏績靈川諸生走桂

林請余以文贈余曰甘君何久於斯官也今
內外小大庶職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亡不一
遷再遷甘君掌邑教責非不重也即弗職宜
蚤爲之所如其賢何獨久弗遷也且夫治天
下之道曰政曰教凡諸有司無非政者教獨
斯職焉政常近民故亦可以病民教惟士舍
訓育無他責故亦不能爲民病也夫在彼三
四年五六年即一遷再遷在此必九載而後
考績豈他有司皆賢稱職而司教者皆不肖

邪何遲速之異軌也矧教以導民猶切於治
也譬之農以足食賈以裕用工以給事皆益
於身者也至於醫所以導吾血脉保吾元氣
豫以引吾年其責若功又非農工賈者可比
倫也苟三者皆貴之先之獨於醫而賤且後
焉吾弗知其可也余聞甘君行足以正物學
足以闡道藝足以脩職故其化行俗易人才
群出靈川士人慕而頌之弗已也誠若是則
又不待三四年五六年而一遷再遷可也乃

獨後於他有司未必皆如其賢者吾又不知其端何如也或者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道也是故君子乂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彼將以成其化故乂之也子何疑焉曰立政任人莫善於唐虞三代故任乂而後賢否著賢否著而後黜陟明不可易已然未聞乂于此復速于彼者也子言從古似矣獨不觀今之在內或領一部一司在外或一藩一郡一邑雖不必如教民之切事叢任大顧

各有甚焉乃或蒞任不識吏而遷得遷不及任而調交接無停日送迎無常期紛揉恍惚靡可測度又豈盡古之道與何又速之甚也余知其不然決矣然則何如而可乎曰無小大無遠近無遲速賢者進不肖者退有功者賞無功者懲然後可以杜僥倖勸臣工也或曰傳不云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居下而議上罪也矧子同是官也無乃近嫌與是又不然也吾聞之君子得志以行其道不得志以

求其理余即不得以與政獨不可辨其理耶
仲尼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命幸生有道之世
何避危言且余以罪謫不敢律于常職此蓋
論其常耳又何嫌余惟嘆甘君之賢而獨九
年淹故不知其狂也甘君行矣自此以往將
終無所識其賢而大用之者乎遂書以爲贈

序知贈黃子

黃文子掌教信陽有令聞巡按御史勸焉諸
生問於有涯子曰吾師白川夫子啓導我二

三子德之知夫子者二三子也夫子位卑處
遜不求人知御史奚從知二三子喜而異之
願聞其故有涯子曰汝之夫子有可知與僉
曰有羅生贊曰夫子教我講學矣是故飶經
史折邪正孜孜焉惟日不足夫子教我以篤
倫矣是故老友于家以達于邦國夫子教我
謹行矣是故巖義利之辨脩言貌之節審誠
僞之幾察事物之宜二三子弗能學也張生
綸曰昔者麻城阮公司教吾邦先生所同侍

也邦人允賴越四十年於茲人皆思之繼之者其惟夫子乎王生鑰曰聞之以身教者從夫子身之矣誰不能從高生選曰夫子惟不傲人皆親之惟不污人皆敬之黃生賜曰吾見夫子之才矣法立而事序綱舉而目張張生士愚曰善哉諸子之說夫子也無溢辭無隱行有涯子曰詩不云乎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賢哉黃子宜乎御史之知也諸君何異焉譬諸騏驎駉駉四方曰良隋珠楚璧舉世

所寶卽黃子之賢雖天下知之可也曩余在外聞黃子賢矣未見其人也歸見其人矣未詳其實也德周之言師道備矣天秩舉其類用之崇其本子直昭其用啓東徵感物也非實曷感又誰應之愚也知言今有乘駑馬者絡金飾玉矯鞚揚策肆誇於都市之中九方過而弗眴匪笑則怒藏燕石於重櫝不自知其耻也若是者豈惟誣人哉御史將持千金訪於桃林人樂之野遊不測之淵乃探驪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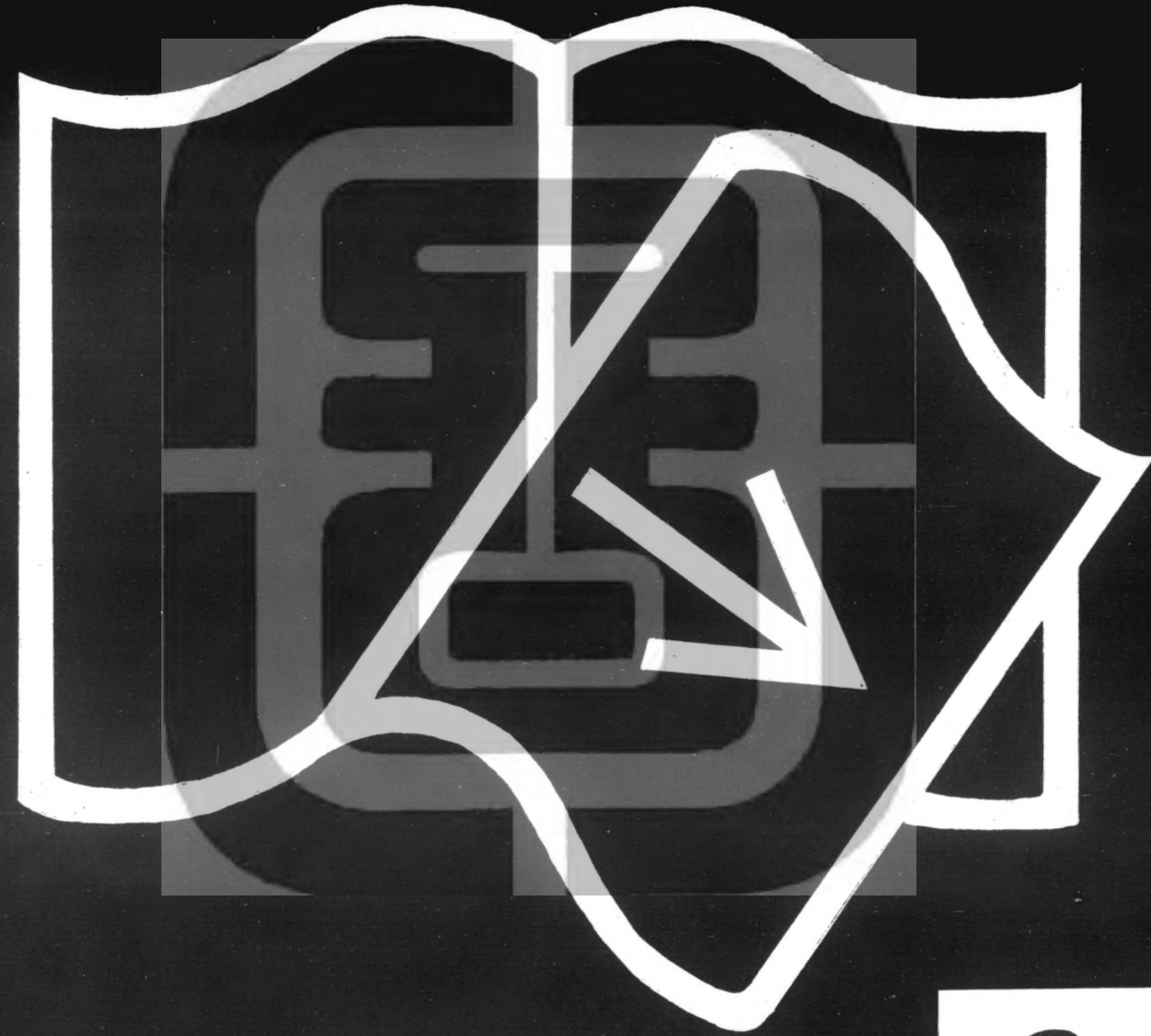
之窟如黃子之賢也何卑且遜之患諸君何
異焉僉曰噫聞先生之命二三子亦知所懋
矣

文十一首

禱雨文

惟國家建官惟有司事神用咸庇民民之弗
安官弗聞知神弗見察其何以爲洋等來寓
汶上職司長民事神無狀民事罔知政乖民
怨物氣失和用茲上千天變三冬寡雪一春

不雨二麥靡成秋種未植歲事如斯將弗敢
望已神亦譴怒罔肯矜恤徒俾百姓饑餓小
大洶洶若將無依甚可悲痛惟神擅靈茲土
山川城郭人民咸惟是賴福善禍惡宜有攸
別若惟洋等官吏失職之故或貪貨濫取于
民或酷刑肆暴于上或縱長奸橫或凌虐孤
貧或斷獄不平或興作不時或費歛不常或
遊宴無度神其鑒臨之大行誅罰或奪其官
或亂其室或短其天年或禍其子孫以雪神



原件短缺

P25

羞以回天怒亡弗可者也神不事此顧乃亢旱作災則此赤子何辜坐罹死地茲用鞠恭秉虔懇祈神惠伏望降威暴吏加恤平民勿慳霖雨之施普遂雲霓之望尚俾百物生成人民安業神之受享於斯亦永寧矣洋等望惠之餘恭俟大罰惟神鑒之

謝雨文

鬼神之神盛大莫窺而生物之仁幽明無間茲以人事乖和天降之咎亢陽為虐黔庶驚

乎悲哉

祭李大叅文

嗚呼有德獲壽天其相之昔以為信今也則疑矧惟君子邦家之奇充充行實抑抑威儀乃仕乃祿敬慎爾司有蒞斯惠民罔弗思休休君子百祿是宜乃奪之年天乎何為昔君出矣摇摇雙麾夙夜懷君願言來歸忽彼訃音我驚孔悲悲之如何如慕如追如不可及如渴如饑嗚呼哀哉人孰無死君子之傷爾

貌不可見爾德不可忘送爾旅櫬存爾孤孀
爾僚爾友涕泣奠觴谷悽江咽雲木蒼蒼靈
可招止來格洋洋哀哉

祭周侍御母文

汨汨河水其源湜湜媞媞懿母貞柔厥德順
惟婦師肅爾母則克睦有家令聞于國斤斤
公器邦家正直實蘊聲輝慈訓攸式嗚呼天
道斐賢用昌厥後逮其有生亦旣榮壽百福
攸集善譽弗朽孰不於歸母兮何有某等壽

弗詣堂祭弗及輒寅佯奉儀再拜稽首懿靈
有徵毋遠母咎

祭董侍御文

嗚呼商民嗟予之於子也同舉進士同爲行
人同陞御史而志且獨同也觀夫予以罪謫
幾爲子累斯其徵耶旣聞子之按行畿甸顯
有風聲予甚喜予亦還自遐方比與子晤冀
得相勉有所於進而遽有此哉噫慟何言也
夫世之所爲交也見則相諛而退薄之惟子

面若違而心膺不協也古稱益友豈非其人
耶子聞近夫訃重宜哀悼茲予又哭子矣一
月之內喪我良友二子獨何爲情哉嗚呼商
民從此永無見期也夫

祭殷給事文

嗚呼殷子子有靈耶安在耶而竟不起矣夫
嗟子之文章已鳴世矣嗟子蓄華秉利無施
弗宜耶已兆于兩邑昭于抗草然亦物之方
蘖爾矣胡遽殞折耶嗚呼子竟不起哉哀局

既吾商民業已沒矣子知之乎否耶

祭同年朱華州文

嗟嗟夫子其已矣乎文足以華國業匪厥職
才足以輔世命與時違意者利用獲於末路
顧即中道以云萎聞者太息吾道興悲矧予
與子協志同時悵笑言之契闊欽德言而遐
思哀言永棄歛痛奚爲惟高風之不可泯庶
幾起頽振懦爲世所瞻依爾耶

祭亡母孫太恭人文

春榮夏蕃品物咸遂慟惟我母與世長棄神
遊體秘條爾十旬朝哭夕奠追慕徒勤時惟
酷暑石毀金熾靈魄攸存安否奚似問之莫
及撫儿號呼幽明甘苦安得同途合我族姻
祇申哀告母靈在斯昭矣來報

祭朴子文

始吾慟不自勝安於命數以自解已乃迹其
往事察之人言乃知汝父之殺吾兒也汝冤
何伸我悔何及用在告汝汝其聽之汝之才

質實惟遠大矧其學業亦既精勤功名可以
力致何乃有此天折其所由來蓋有漸矣昉
於葉氏之書成於孟青之使暴怒橫加鋒挫
銳折既而讐者投奸譽言莫入卽有班馬之
文曹楊之捷寔足以刺狂瞽之目而逢媚嫉
者之怒猶乃不知忌避動遭貶辱雖則人肆
其虐實惟自速其斃謂父殺汝不亦宜乎吾
兒純孝諒不我尤卽欲速死實重我恨嗚呼
已矣復何言哉念我未老汝亦有知幽明異

途抱恨則一自茲以往惟我與汝秉無心之
鑒遲以歲月天人之際鬼神所臨或有以白
爾我之心以雪死生之恨者矣以怨報怨吾
實耻之安義居命他復何爲嗚呼生者如寄
死者有歸翌日辛酉將葬汝東郭之原寔汝
讀書之所前瞻汝祖却顧汝弟泉壤之下亦
可樂止過此有暇爲汝志之嗚呼慟哉慟哉
地久天長音塵永隔神遊氣屬夢寢可通兒
不忘我念哉念哉

祭仲女文

嗟乎慟哉兒竟不起耶爾疾何疾遽至此耶
嗟乎慟哉嗟乎慟哉正德丙子我宰汝邑是
月是日曰惟汝息命汝曰汝用識生所携遊
嘉禾乃知笑語三歲而歸始見爾祖取娛目
前誰不汝喜生而淑娟長益聰慧女紅內職
精巧閑備書史訓誡聞語知義旁及音律泠
然冥會容止柔懿內蘊高明懷真達理璧立
淵澄少長敦睦僕婢嚴平庭闈承訓克孝克

恭年甫四五許名沈氏納采有期暴疾遽止
豈不命醫百藥不已三日不食遽爾就死嗟
乎慟哉嗟乎慟哉蘭摧蕙謝璧殞珠墮彩鸞
折翼瑤琴斷徽妄藥誤汗咎將奚歸誤耶否
耶我悔何追慟哉吾兒汝父殺汝雖不殺汝
自我作蠱哀悔攢集誰察我苦胡不借亡與
爾同處嗟乎慟哉嗟乎慟哉自汝兄喪我哀
未忘何復有此愈重我傷奪我精魄裂我肝
腸况屬衰病如何可當嗟乎慟哉嗟乎慟哉

母號於堂嫂哭於室姊妹昆弟彷徨如失汝
伯汝叔涕泗交溢豈曰宗族鄰黨同恤嗟乎
慟哉嗟乎慟哉沉迷決絕默無一言汝願何
居汝慕奚存父母乳獨汝不我念耶舅姑恩
慈汝獨不眷耶寡嫂弱姊汝獨不戀耶家人
姻戚汝復能見耶生不及語死當有知凡汝
所欲夢當告之審藥所誤亦決我疑其或有
數庶慰我思嗟乎慟哉嗟乎慟哉汝沒此日
適逢汝誕布奠陳詞魂飛肉鬻吾兒鑒之我



原件短缺

P1

心同展父子恩深言不可譏嗟乎慟哉嗟乎
慟哉

孟有涯集卷之十五

居業也曰廚曰庫具祀事也若舍若館止師
生也貯經史有閣致齋有所合饌有室廩有
倉射有圃堂棟絡繹薨宇環次藐藐乎其偉
觀矣曰侈乎無淫技無珍飾奚侈然則陋矣
曰旣完且確何陋之有厥費維何曰財出於
公雖費莫知斂者民怨矣曰用其力於隙矣
孟洋聞而嘆曰善哉斯役遠四蠹矣春秋書
工役惡其侈宣王考室斯于頌之苟財不匱
民勞不窮力何傷乎宮室矧茲役也享功而

育才豈細故哉夫華解以取逸飾郵以賈譽
允有官罔不先之顧此之後何也上知以下
鮮不待文而興遂平久乏科第抑其作之者
寡也嗚呼士自茲其無興起者乎苟有興者
斯役不徒舉已汪公按信陽也拔士之雋聚
於別館厚廩餼給筆札俾肆力於學孫公成
之士益振從此而觀諸公作斯文也豈獨一
遂平哉洋聞之君子當務爲忘三君子可謂
急當務也易曰不傷財不害民是役有之汪

公字景顏吳曰從岷孫曰用之二生者張閻
魏卿其來請也將公孫命曰

記閻公雨詩卷

南昌上變之歲信陽五月不雨至秋七月民
病弗登癸巳乃大雨三日民大喜賈頌於市
農頌於野工頌於業欣欣然曰是雨也我閻
公雨也夫公之矜吾民也食不甘味居不寧
處寢不卽簣聽不協音不舉刑不畢政不輿
不飾爲吾民禱也日行於郊者三而弗爲廛

也引咎訟躬弗爲抑也色憂而形羸弗知爲
頽也書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公誠矣雨
不亦宜乎是雨也非我公而誰也郡之大夫
士聞之顛顛然咸進於公庭拜手言曰難謀
者天也愚而神者民也格天悅民明德至矣
敢爲公賀公乃降階而揖而懼且讓曰惡有
是哉天道冥冥人罔攸度雨暘恒時某非敢
知昔則以憂今則以喜是某之心也他何敢
知焉僉曰易贊勞謙書美不伐有功不居時

謂盛德昔者七年旱禱桑林而雨湯有之三
年旱祀孝婦而雨于公有之夫史氏豈誣我
哉公之不居德之盛也弗可得讓已公乃荅
拜謝曰辱諸大夫之命敢不敬懋以圖厥後
於是作喜雨一章諸大夫士和之凡得詩若
干首如左是歲八月甲子申人孟洋記事

朝邑縣建置經正書院記略

朝邑縣城西原有故泰山祠宏而麗嘉靖丁
亥春監察御史郭公自微按縣望而問焉有

司以患對且曰溷集啓淫納游召盜矯術逞
姦公曰非有患固將去之往視焉乃進庶民
於庭曰泰山東嶽也猶西之華惟諸侯祭山
川卽華若弗得祠若聞之乎鬼神不享非類
西越東祀則瀆庶人承諸侯之祭則犯瀆靈
犯分非類甚矣孰與享之汝徼多福乎淫祠
無福非其鬼而祭之匪淫而何衆憮然匍匐
曰微公言小人曷知惟公命之聽卽日公戒
推官楊銳毀其像革其繁徒顧謂叅政孟洋

副使江玠曰叛道則易惑正興則妄息盍俾
諸生業其所遂署諸額經正書院孟子曰經
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諸生再拜稽首謝
曰是舉也小人以覺非嚮義君子以遠害崇
業請祠橫渠張子於斯鄉先正也衆皆仰之
公曰可乃檄官作役將選規而易其制命泮
記其始事

東臯記

無涯子在桂林揚子公佩過而問曰陶淵明

何人也無涯子對曰晉之處士也其聞道矣乎曰何以知其然也楊子曰珉竊慕其節矣然未知其人也已乃讀歸去來辭而後嘆其人蓋有道者也何以言之彼其辭曰登東臯以舒嘯又曰樂夫天命復奚疑嗚呼觀斯言也彼其曾次何如哉方其解彭澤而歸也非有所沮抑頓迫鬱弗得行也飄然高舉略無趨起不知者聞其言謂其不能俯仰于時俗也其知者以爲道之不行也嗚呼是誠知陶

子者哉業已歸矣孰不強者儂弱者望邪是故荀卿發論於侂作屈原寄怨於離騷賈生取釋於鵬賦子幼含憤於嗚呼昌黎托諷於送窮子厚呈譏於乞巧是雖公私大小之不同要皆不能忘情脫慮於世務也陶子其有是哉觀其言也定志於性命之始娛情乎人事之常與物無競道化同流是故參乎之耕野子騫之走汝莊生逍遙之遊點也舞雩之詠可異世而同觀也非聞道而能若是乎傳

曰不然天不尤人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陶子其庶也已昔者司馬長卿慕蘭相如之爲人引以自名珉不佞請以東臯名吾居如何可乎無涯子曰賢哉楊子是何傷也語曰知地之宜於時之茂覘彼伊人於其所好嗚呼觀子之所爲慕也豈不賢哉夫人固有心迹之判者矣是故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此周郎所以蒙誚而北山所以獻嘲也以子之賢仕靡弗利乃遏迹塵路投身散途何往

而不東臯也苟心與迹異奚取於斯今子踐陶之迹心陶之心亦陶而已矣以是名居不亦宜乎楊子曰誠如子言吾其爲東臯居士矣盍爲我歌之乃歌曰臯之平平可宮可軒翳以松竹對以芳蘭溪雲出沒白鳥翩翩合我同好樂飲忘年匪山兮何田匪淵兮何釣邈千古而一心登東臯以舒嘯

風雨山堂記

嘉靖癸巳仲夏二十有一日余避暑賢隱山

寺乃亭午王默軒養之高丫山子近鮑方亭
用勤皆携饁至觴序頗歡明日梁東岡民瞻
暨弟雅山鍾之以叵樽來嘗之味嘉反易之
倍嘉焉又觴且序懽滋甚是日風雨交至夜
分始就寢又明日陸鴻漸隱山馮公式小峰
蔡汝培懶醒亦皆繩罍簞肉以河漲不得騎
徒步而至合心同調棊酒嘯歌山水之間玩
栖禽而聽鳴雨瓶壘既空玉山傾倒非人世
一大快乎已乃張弗可渡尊俎索然覓芝山

家雅識徐徐而繼亦不至乏耳鮑子舉觴避
席颺言曰今夕之樂古今可數登高作賦賢
哲攸稱盍各永言則垂令問乃立五韻各賦
七言一章如詩不成作浮白之罰余曰美哉
言乎遂得詩如左又明日陳生山泉惟允侔
來陳詩蓋病且漲弗能來耳嗟夫天下之故
展矣弗可逆覩也始余獨與尋寂寧知數子
能見訪邪數子者又寧知風雨留滯笑語累
日胥罄交懽共留竒迹爲弗可忘者邪陳生

豪興沛然竟弗得願亦數也由是而知天下
之故顧可逆觀哉又明日默軒出手軸請予
書之予謂良晤不常勝遊可紀不吝揮毫卒
如所請云爾共詩十首附陳生一首是日有
涯孟洋記事

書二首

上林大司空書

洋薰沐頓首上啓大司空沐老大人先生執
事恭惟明公海內德望下官欽仰光輝進謁

無路日斯此邦私幸尚得拜下風盈夙願已
然自蒞任限於卑末動拘故事進止莫克自
由兼之北人不習水土時多疾病又聞梧江
風氣更殊輒爲畏沮竟使數年瞻仰之私至
此猶弗能遂也豈非不幸與實出愚衷非敢
爲佞王照磨自蒼梧來遠辱豐貺叩首拜嘉
自榮且幸旣感而惑顧得罪以來途人所棄
何敢望名位如明公肯爲下禮於謹謫寒陋
之士耶意者有以下官誤左右之聽者噫士



原件短缺

P10

負明時內忤公議復何可錄之有抑乃造化
不棄遠惡故俾下官亦得藉膏澤之餘耳奉
德感恩宜奔謝如前所云百不一得徒懷德
悵歎何益何及茲特齋肅上啓惟明公體物
之仁無不亮察沒齒不忘之德匪言可盡也
時溽暑漸臨伏冀明公經濟自珍用荅蒼生
之望爾遙拜休光上瀆威範不勝感荷戰慄
之至

與何仲默書

矣其如不能仕者有甚於此哉老父今年八
十有一卽且健人子之心詎敢恃耶老母少
五歲業已憊不能自臥起迎養不可復無所
托悠悠仕路何爲止期此不能仕一也僕生
而脆弱不禁煩苦三十一已見二毛前年嘉
興病濕幾不能起宦情寔息今更不已衰稿
日滋旣歸尚可逸情定神休養性靈少延歲
月耳不能仕二也方今寇盜徧江湖之間守
吏貪虐十常八九素乏摘發之智又無驅剪

之術坐視素餐實所不忍又上下喜同不欲
作事卽有一二舉革囂然議起德不孚人誰
能我諒安以受之又不能堪不能仕三也潮
廣連歲兵荒民物困極無名誅求出自權貴
殆無虛日固嘗陰奪力制彼之積怨有俟而
發又荊州課厰新設中官恣橫暴民尤甚與
之持久必至搆讐夫臨事避難勇夫所耻足
下視僕猶能如昔者下吏以貽親憂耶自度
不能安可苟處不能仕四也上下交際雖君

臣分嚴自有定體有司奉迎獨過其則若勉
強從俗則顏赧骨慙稍有不齊同輩已厭之
矣厭之不已譖毀投焉賢不肖靡察於此焉
定卽無意於徽榮何苦徒取辱也此不能仕
五也且僕量旣褊狹性復踈易仲默所深知
也平生不矜小節恥爲曲謹又好飲酒言語
無忌平居與人交談常破肝膽見人有過好
爲面折或有事不可意便至狂發不顧利害
無自飾之行而有好盡之失以此數端處今

之世足下以爲可免乎哉萬萬無是理也此不能仕六也朴兄少頗慧四方奔走失教年長日愚僅此一子俾之無所成立非父道也旣無濟於時又賊其子兼失之矣不能仕七也旦夕自處情煎心裂卒有感觸計不可解此但可爲仲默道耳夫人有詢託辭以應可也違養志之常道缺滌滄之餘甘僕之罪不可原矣學有所未行才有所屈僕豈無是哉時艱智短亦或然耳若乃立奇行以沽名掩穢跡而欺世固僕平日所深疾乎時人不敢以自居久矣仲默能諒之乎足下體不世出之才抱有_用之學量足以容衆而權足以濟時惟宜平志酬物行道是圖天下所屬望不可不勉矧清貴之秩以斯文風化爲司桎梏無所交於目塵紛不能犯其慮俯視僕之所居而方其所負豈可同日語哉惟仲默察之無惑二月二十七日洋再拜

雜說三首

行壽

客有問於予曰壽者生人之福仁者之徵上古之歲人萬餘歲或數千歲堯舜以降不過百有餘歲孔子稱大德者必得其壽豈其德不足耶厥後錢鏗李耳亦皆數百歲又如赤松王喬之屬凝神鍊精蟬蛻人世號爲長生未聞以德稱跣躄齧齧姦宄暴戾行於天下亦壽考無恙彼其德何如耶山旰澤父窮巖寒谷之夫裋褐不掩其體藜藿不充其腹然

皆靡首皓眉百餘年所豈啻於彼豐於此耶人品不同同謂之壽蒙有感焉願聞其旨余曰噫嘻固哉若子所云徒知夫人之壽而不知至壽者之爲壽也天地人物之生同氣異質理一而數不齊上世之人混茫始闢氣積而完人文未著淳朴未離其多壽固宜自羲農以迨堯舜而後治曆明時分官設職厥有典章彝倫攸叙道被於昆蟲而仁覃於後世後世之人聞堯舜之道莫不宛然如堯舜之

在上再及禹湯文武雖禪伐異功同歸於道
孔孟繼列聖之統於晦塞之餘修明古訓開
示來學昭日月於冥途流江河於泛濫萬世
之下仰之如神明戴之如天地斯文不墜孔
孟如存耳若乃屈伸偃仰辟穀引年反常以
敗道儕木石而羣鳥獸孔子曰罔之生也幸
而免君子不爲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民到于今稱
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景公
七國之雄辟旣貴且富而無稱者況跼蹐與
則奚取於壽也後世疏薛之儔皆以成功勇
退榮樂永年其視田何楚丘蒿林蓑被六極
曰貧未足福耳由是觀之世有龐濇命有窮
達厚其生而利乎物得於今而有聞於後斯
可謂壽也已矣子不見南莊先生乎先生體
間出之奇際唐虞之世服尼父軻氏之學而
建有官之業秉夷齊之耿介躅疏薛之見幾

逍遙太行之麓嘯歌汾水之濱歸有餘榮流
有餘澤自茲以往祝之曰百有餘年我不敢
知惟其厚享於身而功加於時是則可知也
又祝之曰二三十年我不敢知惟其名稱當
世而流譽於無窮是則可知也斯不可謂壽
之至也乎傳亦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此之謂不朽不朽之謂壽南莊先生
以之今子槩以高年爲壽而弗究其所由譬
之由觀鴟鳶高舉而忽鸞鳳之爲瑞羨砂礫
之多而不知珠璞之不可寶也客聞余言憮
然而退

事功

智者圖事存乎有終志士建功必垂於後今
夫敷張陳列事將有爲經營基創功莫可禦
而卒已焉君子不貴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
一簣夫一簣不謹足廢全功也而況不啻一
簣乎昔者張良爲韓報讐相漢高帝而有天
下封留侯帝欲更易太子太子急謀於良良

曰爲太子謀莫如自重者也自重之帝弗能
置太子太子可無慮已夫四皓者帝不能致
固帝願見者也太子誠致之則事成矣太子
從其計早辭厚幣以招四皓四皓果爲太子
來與太子遊帝見而問之對曰臣四人者商
山之鄙人也聞太子賢乃從太子死帝默然
旣而嘆曰太子羽翼成矣復何可言易也遂
定太子張良乃辟穀從赤松子遊夫韓讐報
矣漢業成矣必定太子而後去何則太子未

定漢業未終成功之累也張良耻之成王立
政召公求去周公留之乃作君奭孔子相魯
敷政教誅元兇旬日而化行及其去也魯卽
以亂何則召公人心之向背者也孔子魯國
之治亂者也昔者燕人之種樹也夜寢其樹
下日汲水以灌之牛羊近則逐之野雀栖則
彈之數日而樹興期月而華三月而實實乃
浩然歸曰畢吾事矣畢吾事矣明日往視之
羣兒牧而盡取其實矣楚人之耘者聚其根

而焚之一日三視之或曰耘之矣而復焚焉
復亟視焉何故無乃太勞乎楚人曰復焚其
根慮徙而之他禾也弗亟視慮有所於潛滋
也吾不以吾之少怠而棄吾之多勞也是故
蚕弗繭絲女不夜寢獸不授首獵弗縱圍昔
者蘇秦爲六國謀也合從以卻秦秦病而六
國利及六國用衡人間而謀解秦復以強鳴
呼何難成而易敗也齊桓公之於管仲舉之
囚虜之中置諸卿相之上貴者不能參其謀

親者不能間其跡遂霸諸侯匡天下而後管
仲之功成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即使齊桓用之弗能專專之弗能久終亦
齊而已矣何仲尼之有取於管仲也昔者莒
大夫將城莒莒人怨之曰弗城猶吾莒也何
故病吾民甚也弗聽卒城之旣燕人伐齊下
齊七十餘城獨莒卽墨弗破莒人乃相慶曰
匪城耶何以有吾莒也商子曰民不可與圖
始而可與樂成此之謂乎是故約財育衆曰

惠見微周物曰明直勝果行曰毅任理弗貳
於物曰信惠則不厚躬明則不僥倖毅則不
避難信則不終悔達彼去此事功之會也是
故至誠無息而天下化天道不已而歲功成

袁惟毅字說

袁君錄以其字請余也有賓之辱弗獲辭乃
字曰惟毅重語之嗟乎袁君子知毅之義
乎余且告子夫錄之爲言祿也若言有所齒
錄而受祿也毅者善也又祿也善斯錄矣錄

斯祿矣詩云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其斯之謂
乎苟爲不善人皆棄之何祿之有故曰惟毅
詰者曰袁君誠善士然未學爲仕也今也仕
而後祿謂袁君何余應之曰如子之言兔置
武夫奚以公侯腹心爲也是惟亡善焉往不
祿詩不云乎百祿是道百者言不一也豈惟
仕哉人之聚也有四宗族也里黨也朋友也
公卿也宗族尚親里黨尚序朋友尚信事公
卿以恭有一不善則不獲不獲則垂垂則弗

祥雖萬鍾何享焉善則行無不獲行無不獲
則人皆與之矣祥莫大焉詩云宜民宜人受
祿於天夫祿也豈惟仕哉故君子先錄人而
後錄於人善之在天下也賢者備其大者不
賢者備其小者大吾錄其大也小吾錄其小
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夫然後穀且素
君申之世族也乃祖乃父咸有貽德伯氏惟
學有文學焉仲氏惟武有武略焉所以取諸
人者不出戶庭而存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素君懋哉

銘一首

莫庭銘 有序

昔者鯉也過庭退修詩禮之學伯禽爲國觸
類俯仰之義君子之教弗納於邪仁人於親
終身而慕莆陽豫齋中丞林公誨厥嗣子著
之語言謂友貴勝已莫交無益謂事在合宜
莫爲不義旨哉言乎石厓子以吉一聞父訓
服之無替刊之以木簡揭之於堂楣志存顧

誤義比書紳余既仰垂裕之美且感敬承之
篤僭銘諸左庸贊厥終銘曰

生人有倫惟友亦大厥有秉彛義以方外貴
善輔仁於焉是賴無偏無陂反之則害充以
麗澤同人斷金疾彼邪佞面而不心孔曰爲
質又曰與比順理忘私庶幾君子譬則鮑魚
久之同臭賊我毒我浮於猛獸患豈徒蠲財
不苟富惟利之回惟躬之疚身罔不正弗令
而行洋洋德音凜如神明書喻作室詩頌紹

庭克友克義請事斯銘

贊一首

金太守士希像贊

孰重匪山孰達匪川卓哉先生其宮其淵宮
則昌矣淵則長矣時則臧矣令聞光矣

題跋九首

題陳中丞平南卷

始予識陳伯子於御史時見其人凜凜焉有
汲長孺之風及守惠歷諸省藩臬往往有善

政益敬慕之乃茲覩平寇卷察其武畧過人
遠矣則史稱將相材者非其儔耶今撫江南
民安而頌作宜哉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陳子之謂也

題遊西山卷

曩予在京師熟聞西山勝雖未至之心切嚮
往今觀陳子所爲遊西山圖飄飄乎與雲霞
之想乎然且疑其未盡及讀與顧子賡唱諸
作又豁然矣

書關西紀行詩後

曩日洋爲行人時使關中往往省壁見白巖
虎谷二先生倡和之作竊嘆曰嗚呼二公文
章齊名海內安得同遊於此豈不奇遇夫詔
在不能鳴胡越之人不以通語何則聲氣不
同也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迹二先生所爲
詩上詠古以風今下感時而采俗所言雖殊
其合德一也要皆發之性情之正引之理道
之歸其氣合故其聲同其力適故其辭匹固

當世之大鳴與第惜其不多見耳後洋出入
京師不時弗獲謁二先生門下求遂所欲見
居然慕嚮不已甲戌夏顧全州華玉緘一帙
示余桂林展誦愕甚是非往年所見於壁間
者耶是非所欲見而未能者邪乃知至寶神
物弗終秘世豈不快覩與全州辱洋以贄於
後末學何敢有言作者之側謹述得遂願望
之喜以謝全州昔人謂得隴望蜀爲不知足
嗚呼吾又安得二先生平生所爲文章而盡

見之哉

題劉氏雙輓卷後

無涯子曰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夫名豈徒稱邪語曰苟無其本木將奚生是
故實之難也菊軒君累學端行舉鄉薦第一
可謂名實具已天短其數罔俾一職惜哉潘
孺人少寡而貞能教子有成亾忝夫子然其
沒也皆傷痛閭里哀音輓調怛然形諸縉紳
之口爛於篇簡之間蓋棺而名愈顯允非實

德疇克有是書稱吉人詩贊淑女劉氏夫婦
其庶矣乎菊軒君有子爽少嘗學問乃今業
盧扁術遂爲名醫爽爲人謹厚儒雅綽有局
量君子謂劉氏其有後已

跋贈遠卷

始顧子被 詔遠謫何子泊余並集田給事
宅余謂遠方山水佳勝莫如全當是時豈有
他慮明日余卽被繫顧子果得全州田何諸
君復餞之贈詩盈卷余獨不與焉然當時諸

君又豈知余有桂林之謫哉及余與顧子同
時來此文字相往來弗絕幾二年矣今年夏
余得量移過全留十日全之山水佳勝者相
與歷覽殆盡此豈遐裔常有而贈言諸君又
弗得與矣顧子因出是卷示余余曰今日與
吾子遊幸矣過此以往幸而再遇屢遇固弗
可知也其不幸終身弗復遇亦未可知也故
知贈言者之意豈有窮哉遂書諸卷末

跋登山臨水卷

孟洋曰余讀是卷然後知古人貴贈言之意也何則金陵佳麗名公勝槩撫時送遠悲適殊懷固一時之盛也苟不於是卷悉焉人雖望而慕之將安徵哉甚哉言之不可亡也設使顧子不樂是而馳志秦楚趙孟之間諸公又力能富貴之又安能使人見而慕之如是而顧子又安能保之永久弗失又且洋洋然若有重獲出以示人而無退避也哉是可以觀輕重之辨

跋海山卷

余讀海山卷然後亮鴈鳩之詩人不我欺也夫德之感物如風草然彼碩鼠之懟獨何爲哉君子正己惠物人之戴之也固宜故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愛之不足則頌矣頌矣而不足則祝矣祝之以榮貴未足也則願其壽考矣故曰胡不萬年不如是吾知其情不能但已爾定峰先生其行政也有本心之均一威儀有度正吾國人久矣人之愛之豈容已乎

此海山之所由作也海山之詩昉於儒生儒
生皆善鳴者也去此而庶人之儔欲言而未
能者又不知其幾矣乃若馮張以下諸君又
各以其情鳴苟非其情未若是之盛也嗚呼
休哉何子序天人微應之說備矣余不佞徒
感詩人之不我欺爾遂言於後

跋顧子華玉上方山玩月詩卷

嗚呼人之情也感物而動景之會也適志則
愉詩不云乎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是以仲尼

在川上而興嘆於點也而喟然意深遠矣顧
子上方玩月之詠其亦有所適乎跡同一軌
情有殊途諸子所取於月是其一也至乃鼎
茵輝映於華屋藜藿黯淡於蓬居羈旅悵悵
於舊鄉別客徘徊於遠道戍子聞羌笛而墮
淚閨婦睇破鏡以懷歸壯士悲年時而慷慨
靜女撫容華而含思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嚮
往異趣惟人所擇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而况造化品物之章天理流行之盛顧弗可

以樂乎雞鳴而起舜與跖同若乃惡爲利而
戒晨興病矣予觀諸子之詩流思與星月同
輝摘藻擬湖山競彩彬彬乎洋洋乎雖寄興
靡一要皆有得云爾否則譬之驅瞽夫以觀
陽阿引瓏叟而聽廣樂焉能審其曲節按其
條理哉

題顧華玉雅集卷

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觀息園圖咏而
後知顧子之不可及也人惟有善誰不應之
矧能受矣假令顧子在大位誠得才如是是
何有於治天下哉

孟有涯集卷之十七

信陽孟洋著

雜文

誌銘四首

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何君墓誌銘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然今觀何子脩學立行而天死又何戾也余哭仲默之明日其孤以門人樊鵬狀謁



原件短缺

P2

銘慟乎慟乎君知我我獨不知君已乎仲默
茲爲汝誌矣何君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
人高祖泰山由羅田徙居信陽生海海生鑑
鑑以陰陽家縣辟爲典術五子曰信者封徵
仕郎中書舍人讀書善吟號梅溪梅溪公四
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暘安慶通判次
景暉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性沉敏有度八
歲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遊陝西之渭源
臨洮守聞其奇召置館下甚愛幸令師授春

亡不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間持古畫
謁何君題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
清宮災君應詔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
丁丑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戊寅
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提學政尚嚴務在
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漸久而安風習亦振
初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旣提學人又服其能
政若是辛巳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卒然嘔
血損六月棄官歸會道暑益極抵家六日爲

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孺人故有
內疾號痛莫支越十七日亦暴斃而卒孺人
幼喪父相者貴之人求婚母輒不許年二十
二始歸何君以賢稱會 教皇帝上尊兩官
及李太孺人張氏同封贈云何君事兄恭能
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兄亦獨甚愛何君
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業居官所入
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滿五十
兩所在不齎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貧

諸兒女幼君卽有不諱奈何君曰若無多患
第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
交與及訟衆莫爲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
直友之屈師御史者客死京邸莫能斂錦衣
官廖鵬錢寧之黨也賻之棺因結懽士大夫
君曰奚爲汗吾友地下乃出金賻之諸所知
皆賻之斂成禮旋郤所賻棺其見義勇爲如
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讀書率過
夜半卽盛暑蟲蟻汗洽背不廢邇年略去詞

章嘗稱以爲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精力猶弗逮何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沮矣惜哉及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何君生成化癸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王孺人少二歲生成化乙巳二月甲寅子三人長夫聘郊縣王氏叅政君女次立次登女三人長聘袁氏子次馮氏子次張氏子皆王出是年十月七日合葬典術公墓側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行刻傳於世云銘曰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奪爾壽爾名不朽有女媞媞爰儻君子如琴如瑟樂爾偕死樂爾偕死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叔夜淒淒雲旂霧駕遲遲鳳凰喈喈和鳴相隨瞻彼崇岡載陰載陽靈魄攸藏用萬祀無疆

樂山處士馬君國珍墓誌銘

馬國珍氏其從弟廬江令鑽監察御史錄皆余同年友嘗爲余道國珍行事余以是知國

珍屬國珍子太學生潔以誌銘謁余悲夫斯人之亡也不得辭誌曰馬君諱鎰字國珍始祖谷用者由浙之山陰徙居信陽世爲信陽人父諱玉母曰張氏生子三人長欽廣濟簿次即馬君次鉞崇府典膳馬君生而警慧少與諸昆弟同脩科舉業已見希近效且無爲治生愔然起曰丈夫處世縱不能以文學顯獨不得爲富家翁乎與諸昆弟約若等自學我當他計爾於是馬君乃棄筆硯力田畜相

時貿易弗怠不數年貲產饒益至傾鄉邑馬君旣富益折節力儉然喜施予不責報嘗以舟利涉者里人病無告或貧不能送死輒訊馬君馬君皆爲佐辦亡不當意又愛內驪郡士大夫郡士大夫亦樂與馬君游咸謂雍容有古魯氏之風云馬君嘗戒其子曰富者多怨吾恒此之懼汝曹慎勿以驕人旣而曰公家事旣非吾屬敢與而廛市喧雜何爲者乃卜築震雷山麓居焉因自號樂山散人樂山

則又日與隣翁野父相飲會爲樂意裕如也
環所居百里無識與不識耕斂不足者皆取
給樂山門庭攘攘往來無休時爲之語曰幸
毋患貧馬公存噫是非所謂富而好禮者邪
馬君雖不徧閱經史然通曉事理察世故即
宿儒不逮悅親極甘脆之奉父喪自盡以禮
自諸父兄弟子姓以及鄉黨無間言馬君一
日夢其友杜泉與語甚異杜泉者亦故以賢
稱好義先數年卒矣旣寤心惡之遂盡語其

子後事越六日馬君卒實正德辛巳三月也
馬君生成化乙酉九月甲寅享年五十有七
配劉氏生男子三長潔次淵俱太學生次江
女子一聘馮氏孫男二杞梓孫女二潔等卜
以今年十二月戊寅葬馬君兩河口之原銘
曰
有山歸如翬谿流結縞吁嗟乎良士宅茲土
戢彩含芬兮千萬年所

成童子各召墓石銘

余葬朴子十閱月矣欲題其墓石慟輒罷今年夏適鞏昌會成質夫氏哭其仲子寔逢我衰乃伯子遂以狀爲弟謁銘噫哉余顧銘人之子與按童子諱希召姓成氏其先山西文水人徙居山陰遂爲山陰人至童子父質夫成氏益顯質夫舉進士除武邑令以賢召拜監察御史御史直節忤權貴去官家居時童子始三歲即能誦古人詩爲耦語旦夕娛膝下五六歲漸及書史省解旨義矣客有過

輒見見輒試亡不竒之謂成氏顯大不啻質夫云狀言童子不好弄弄惟圖書奉其父遂齋毋王孺人觀色察志恒若不得其懽敬事伯父母伯父母亦甚愛之與其兄處即燕私不敢恃愛狎玩其天性如此孟子曰不學而不知者良知不學而能者良能童子之謂也又言童子博覽子籍尤喜太史公列傳屬文尚竒古工草書善鼓琴即刑名術數諸家亡不通曉國朝禮度衆所不及知皆能言之孟

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借使童子不死即死且假數年其所造詣底極顧可量耶是時遂齋由鳳翔守歷固原兵憲今爲大叅伯童子咸侍謙恪學藝亡他榮慕恒曰人即仕惟翰林官可終身不廢學耳疾且垂死唯稱理命用慰諭其父母毋若兒手書遺訣乃伯父神色不亂嗟乎童子其亦聞道矣乎兄希伊器偉而才俊緝學有叙名籍籍于時嘗語人曰吾不若吾弟遠矣弟固原聘孫氏

同邑千戶女童子生正德壬申四月十九日嘉靖丙戌先其生一日卒甫十四朞也余因記何仲默死亦先其生一日亡兒朴先二日豈其命數然耶某月日厥父若兄葬童子桑乾河之涯銘曰

桑乾之涯雲木熙熙何彼園廬穆其豁如惟父與宗戚良日乎來嬉汝依于斯其永宜

趙王左長史戴公墓誌銘

嘉靖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趙王左長史戴

公卒治命家人曰今世誌銘年寡實予死甚
母遺我羞公仲子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冠
謀諸公之門人孟洋孟洋曰先生茂德匪言
莫永不可冠涕泣曰然知吾先君莫如子洋
乃按舉人何士狀爲公誌云公諱誼字正夫
姓戴氏少淵慧有大志博極群籍家貧人意
其廢業公益自振舉弘治十一年河南鄉試
明年試禮部不第毋陳太夫人年七十公曰
以時文決進取非吾不能謂親不埃何乃就

吏部試得獻縣教諭以身先諸生勤恪弗怠
諸生或率厥訓風聲振傍郡邑是時巡按御
史黃君珂獨疏薦獻縣教諭教諭三考又試
禮部又不第又就吏部試例授沂州同知掌
州賦歲十八萬石民多逋負輒囚繫盈獄民
愈急公至盡縱所繫爲之期衆德公爭先輸
辦無不如期者同知一年意鬱鬱不樂曰吾
抑志居卑爲貧爾何事催科上疏乞散秩報
稱得請改除國子監學正公雅好經術居太

學日進諸生講授如教諭時太學諸生趨業
恐後也祭酒石公魯公咸嘉勸之曰是可爲
人師也已後三年會陳太夫人器去官器除
擢趙王左長史王初立輔導亡狀日從嬖幸
人嬉遊無度公常請問陳利害前驗以動
王王弗聽又率僚屬廷諍又弗聽且怒公乃
抗疏於朝王益怒公自若曰吾脩吾職耳
他奚顧哉居久之王察公志行純潔乃悟語
左右曰戴長史忠我也遂盡斥所嬖幸人日

與長史論究文藝公乃又數稱東平河間事
啓王王由駸駸知向往矣公爲人沉謀善
斷國事大小王輒趨使白左長史曰長史
自能了此已而公迎刃割解無不合王意
王大悅之今年春公疾乞歸王慰留至泣
下曰正夫忍去我耶夏疾且厒王乃厚辭
幣居徙使者送公歸抵家二十四日卒也年
六十有四公先世吉水人八世祖曰十一仕
宋爲承事郎二子伯四仕南臺御史伯五大

理寺評事伯五生再八再八生庚七庚七生
景澄景澄生諱孟孜孟孜挾貲客遊信陽因
遂居信陽凡二子長經訓次公父諱緝訓緝
訓處鄉有望人以行稱正二翁云正二翁生
公竒其穎峻目之曰戴氏自爾八來亡顯其
能顯者幾是乎乃遣事何仲律先生受尚書
何仲律先生父梅溪翁故善正二翁令其仲
子仲升友之季子仲默師之二子者與公同
舉鄉試公始娶程氏弘治十六年四月十日

獻縣卒五十有一又娶任氏正德五年用子
冠貴 贈封安人子男二 蚤卒無嗣次即
冠娶羅氏女五長適生員劉東次池英皆程
出次聘生真張纘武次何立次孟格皆任出
孫男山川女三程安人性貞而順奉姑孝謹
又勤密治內故公得專業以成厥志公體羸
氣下慙慙如庸懦人然邁節抗義勇不可奪
常語冠曰崇善如登不可遜爾遠貨如崩不
可近爾冠戶部貞外以言譴謫南海公貽之

書云是不汝事耶勿我爲念友愛其弟爵怡如也伯繼訓蚤世公收其遺孤分產業與之茲有立矣買城東隙地給貧無葬所者公平生不喜爲詞章嘗稱讀書以析理明物文不秦漢詩不騷雅剽賊奚爲哉冠言所著惟宦情錄教嗣錄皆昭古今之鑒揭理亂之端藏於家弗以視人今年十二月十九日冠將葬公黃草山之原合程安人之墓銘曰
鏞弗於其形惟厥聲秘不於其飾惟爾質於

惟哲人暢美操直伊貴而富孰與叩壽温温叔子令終自始厥裔用昌家爾彌光琴瑟爾音金石永藏

墓表一百

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馮公王夫人墓表

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至行孚物非獨卿士大夫閨闈之內可以化行邦國王夫人死國中無識與不識莫不愴惻隕涕曰喪我

婦道云表曰王夫人者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馮公之配也父王麟世居信陽孟鳳里有高誼人雅重之稱王公云王公生女頗有七黑子學許負者相之法當貴王公廼重擇婿久之無當意已見馮氏子竒之曰是可夫吾女也遂婚馮氏王夫人旣歸馮氏奉舅姑善得舅姑懽馮公廼覘其細微事亡弗若志即又私喜曰是吾婦也馮公夜讀書王夫人績謂公曰子之學將無同吾績乎緝勤成布業

勤成名公笑曰婦人亦知學乎及馮公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王夫人愈益勤約嘗曰丈夫不以窮達易節柰何以婦人二三其德乎見同僚妻粧服盛麗睨弗視心竊惡之然亦弗語人王夫人旣授封安人一切自治中饋復不忘葛覃或勸之夫人曰昔公儀子富居魯相故去織婦夫子即有常祿能盡自給邪王夫人專靜寡言然特明曉世務馮公刑部時間貽鹽磚亡去者夫人曰得無爲奸亟報公

官發之果賂金六十兩因得其姓氏置之法人皆廉馮主事曰夫人其見微矣已馮公陞按察司僉事轉副使按察使及左右布政使歷湖貴兩廣夫人皆從之官以故馮公所在無內顧憂王夫人既自奉菲惡恒戒其子曰為學達志榮莫大焉席寵怙侈實汝之耻若等慎毋騁車馬衣服為也即諸婦無敢金珠綺縠為飾然至經營舅姑喪供祭祀及給賓客往來若周恤貧乏視所宜即又無復固靳

馮公以都憲致仕歸也王夫人頗意理叙家務甚整然不及嗃嗃數累穀萬斛凶歲輒勸公賑施飢人多所全活馮公置義田若干畝備贍宗族夫人曰是吾願哉公又嘗置祀田若干畝王夫人喜謂諸子曰吾每會春秋享祭恒無實是懼汝父置此田即吾身後可亡慮矣其孝思如此王夫人性溫仁貞慤九族之逮里居無尊卑少長人人厭德而心嚮之鄉人程其婦者必曰王夫人王夫人云馮公

季弟鋼夫婦俱死遺子江夫人育之無異已
出人亦不知他出也王夫人子三人洸少有
才名沂蚤卒洛太學生孫男二格洸子郡學
生楠洛子郡學生庚辰冬王夫人寢疾疾且
亟召洛格語曰吾死無恨亦無汝願者薄利
遠怨勵學自獻云爾以十二月五日先都憲
公兩月卒距其生正統戊辰五月二十九日
享年七十三歲辛巳十二月二十四日洛等
葬王夫人白坡之陽起冢舍開道立石用表

其墓廼銘曰珠含璞韞山澤光幽潛聲德刑
四方關睢詠美姬業昌於維靈淑育名鄉作
合君子善彌彰坤柔正位修內綱從一制義
道烈揚愛子克教惟義方厥詒有穀慶澤長
母儀婦則徽以張嗟嗟逝矣烝人傷崇碑樹
德昭穹蒼風聲萬載疇能忘

不行狀一首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孟

公行狀

嘉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先君樂靜處士孟公卒瀛等謂洋曰疇誌之洋泣曰吾父潛德勢不能自顯不肖輩奉父訓又不能爲親顯洋即舉進士歷今官父尚未霑一命不孝孰大焉奚以誌爲旣洋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九年冬會郊祀新禮告成詔兩京文武官與應得誥勅父始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封大恭人洋遣僕馳告先君墓於是太恭人臥疾已月餘洋弗知也十年正

月十八日僕返洋知母疾即日具疏乞休不迨報解官奔省二月二日抵家母見洋且悲且喜疾大甦明日洋乃設宴集所親上冠服爲母壽是日母歡慰愈益徒坐終日不倦撫諸兒曰吾恒慮汝輩不能成先志汝等幸皆有立洋且官茲復荷恩命可以見汝父地下無憾矣是後日夜向瀛等語平生教戒無所不至然衰憊已甚竟不可起以三月十八日端坐而息嗚呼慟哉瀛等卜今年某月日

葬郡東郭高原與先君並藏焉謹泣血稽顙具狀敢求大史公俯賜銘誌藉永厥問惟明公圖之孟氏之先本金山人諱真童者仕元爲保定路達魯花赤傳及元洪武初從戎永平衛實先君之大父也以戰功累陞千戶卒父勝嗣調武成衛已又調河南信陽衛正統已巳征虜有功陞實授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母劉氏封恭人四子長端次先君次靖次岩明威公仁惠廉節剛而有義軍中稱爲長者士卒咸父母戴之先君諱山字宗岳號樂靜生而英俊耿介性不屈於物脫去凡俗書史百家技藝罔不庸心伯端嗣祖官明威公復樂間談一切家務咸畀之先君故先君不得專意於學以成功名然親賢樂善無以尚之武流故習以服馬游宴相高又皆託交豪貴爲炫燿先君盡與之絕乃儉素自持顧獨與寒士往來交好諸生中有才俊四五輩豪宕不羈且貧不能自給先君館之悉備所需

閉其戶使不得出遊旦夕勸勞之於是遂皆
有成見士類貧者解衣推食率以爲常先君
居家以正行已以莊庭戶之間凜凜如也雍
雍如也鄉人尊敬之弗敢狎事父母必順其
情志不徒養口體承顏色也明威公有所猷
爲語諸人輒不合先君應之亡不當意外
有疑議即先君他出必俟歸決劉恭人喪明
常躁急不豫先君手進飲食佐動息然後得
其歡先君間不在側雖食不樂亦不飽明威

公暨劉恭人相繼卒伯端有戎事於外先君
啣哀力毀諸大事自盡無不如禮士人皆慕
之先君誓兄弟同居及二叔長各懷他志明
威時田宅僅給數口先君廣田疇數倍多置
宅第於是悉以美田宅推與兄及二弟乃自
取薄惡橐無束帛鈎金人或難之先君曰富
不如義况有命乎平居義命自安不作妄干
不爲利營訓諸子讀書課舉子業不能者卽
驅之農不欲爲商販曰居市競利喪心害物

莫甚於此故瀛澤爲郡諸生洋舉進士瀛子
梅舉鄉試皆先君遺教耳爲子女婚必擇儒
素舊家儀物崇尚簡朴卽貴富人求婚輒辭
謝弗許葉舉人永蕃者與先君游欲爲子結
婚數言之而未之聘會葉疾謁郡守往問之
曰公疾鬱得喜心事可解葉公曰瀕死之人
孰爲喜者守再請乃曰惟兒子尚未議婚曩
有心許者今若此寧復可言又誰寧惠我守
曰第言之公曰有孟公某者雅與厚嘗爲言

婚然未之聘彼固義士吾貧且死矣卽不忘
平生豈人之情哉守曰余固聞孟公高誼當
不負君試爲圖之乃速郡中賢大夫與先君
厚者數人來言婚先君不謀於內輒語諸大
夫曰葉君成病矣何害於婚矧予心業許之
苟背厥初非丈夫也請報葉君卽葉君不幸
有不諱吾當子其孤爾婚云乎哉葉公聞之
果大喜起坐明日遂納聘持所荅女紅起告
先祠曰卽死宜瞑目矣郡守乃躬詣謝先君

郡人聞之無不嘆服云孟公不以死生易其
交洋爲御史迎先君京邸時有奸邪在權貴
洋將彈之先君曰言則得罪叵測歸與爾啖
齏可乎洋對曰被罪歸一同啖齏未晚也先
君笑曰此非爾職邪不汝禁也洋果以此下
禁獄尋謫桂林教授先君又戒之曰節不貴
始而貴有終行不貴高而貴有恒始終不踰
常變弗二汝其勗之嘉靖元年洋以湖廣僉
事致仕復起山東洋念親老不肯之官先君

怒曰汝恒曰仕當如之何如之何今忝外臺
亦可行矣廢而復起君恩罔極時至弗行
汝志安在上負明時下負所學孰謂汝孝
吾之教汝望汝顧寧是耶洋抵官五日遷叅
議叅議六月先君卒太恭人郡巨姓孫氏女
也父福賦性豪爽喜意氣助弱抑彊能趣人
之急郡人咸倚慕焉孫公爲太恭人擇配難
其人先君初配素恭人卒亦慎擇耦聞孫公
有女令媒往問之孫公雅聞先君輒喜因此

丈夫也遂以女許之太恭人既歸先君恪慎婦道惟先君是若劉恭人性難悅諸婦間特愛太恭人太恭人進食則喜曰汝自爲之邪爲之加飯先君上奉祭祀下延賓客太恭人必自供具乃稱先君指意柔恭人遺雲瀛潮淵四子皆幼太恭人撫愛篤至不知爲他人出卽諸子亦不知所自出也先君暨諸子服食皆出其手不以假人勤治內務晝以達夜不憚寒暑先君守身無他營慕太恭人實有

助焉嘗脫簪珥爲瀛等延師給所不足自奉則甚省約不喜侈靡太恭人生洋甚愛教之則嚴曰汝不成名於我何有庶母唐氏生江浙澤沛皆育於太恭人唐卒太恭人滋善視之無異洋輩洋爲舉子遊太學舉進士爲行人爲御史太恭人皆就養洋謫桂林人皆爲太恭人憂太恭人顧益喜曰兒有言責非他吾何憂洋移汶上令遷嘉興府同知太恭人又皆就養洋以叅議復起陝西太恭人又就

養洋在官太恭人恒戒之曰和爾僚友不可
偏競寬恤下民不可陵暴否卽裋席鼎食不
爲汝樂貨利盈積不如無憂內省無闕雖貧
何害太恭人飭行嚴潔慈惠謙恕諸婦子姓
則而慕之卒之日宗族姻黨亾不慟絕焉先
君生正統己未享年八十有四太恭人生正
統甲子享年八十有八澧三十九卒子枋亦
蚤卒女一瀛郡學生子梅嘉靖乙酉舉人女
三潮子二桐檀女四淵子二相栢女一洋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子四朴二十三鄉試不第
發癰疽死大同八十皆天杞女三江三十四
卒子杭女二沂女一澤郡學生子格女二沛
幼穎慧不羣蚤卒太恭人生二女長適葉景
升次適百戶梁山曾孫女四洋娶何氏與太
恭人同受誥封云先君卒且十年太恭人今
又卒矣瀛諸子若孫號哭彷徨靡所冒怙宗
戚失依隣黨寡式郡中無識與不識莫不感
悼思德嗚呼慟哉不孝槩述平生行實踈陋

無倫惟太史公秉是非之鑑操作者之權取
舍之際幸采察焉

孟有涯集卷之十七終

刻孟有涯集序

敬皇帝纘緒御寓昭德廣化函夏救寧蠻貊
率俾亭徼釋警干戈載戢學士大夫乘時
清燕群聚率勵賸探遠剖大肆力平文事
維時李空同金聲于北地何大復鳳舉于
信陽孫太初鸞翔于於越徐迪功豹變于
東吳邊華泉鴻軒于歷下我浚川先生玉
振于儀封而王漢陂鄭少谷孟有涯氏諸
君子又相與馳騫藝圃羽翼詞場然後

聖代之文章洋洋焉炳炳焉近陵晉魏逝軋
漢周矣余蚤歲踰伏海壖不獲覲矩準
以究六藉之潭奧涉百氏之津涘然心竊
鄉徃之廼者備乏臺史適浚川先生總持
風紀因緣遭際得遂卒業門下丁酉六月
奉

命按治于吳先生授以有涯集如干卷曰是
近時作者盍被梓以傳余旣蒞止觀察餘
閒乃屬有司校刻焉刻成讀之卒業論曰

夫文之傳也三上明性命下述倫理君子
以系道統立人極則傳綜理亂之章程陳
文武之經紀君子以奠民生埤邦治則傳
摭菁華於往錄擅辭命於時髦君子以鋪
鴻藻潤景業紹前猷範來葉則傳以余觀
於斯集也窺古人之意踐作者之堂所謂
摭菁華鋪鴻藻潤景業者非歟其傳也已
抑聞公之爲人也高朗峻邁雄視梁楚卽
不文猶傳而况璀璨其質金石其音者乎

其傳也已蘇守王儀同知鍾鑑雅飭茲役
而校正者爲吳學訓導沈桐凡正字約什
一云

嘉靖戊戌春正月元日會稽徐九臯序

